



(蘇聯) 穆吉瓦尼著

新時代集體農莊

時代出版社

第一輯



新時代集體農莊

新時代集體農莊

——

(蘇聯) 穆吉瓦尼著

「新時代」集體農莊

白大方譯 趙明校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Г. Мдивани

НОВЫЕ ВРЕМЕНА

ДРАМА В ЧЕТЫРЕХ ДЕЙСТВИЯХ,

ШЕСТИ КАРТИНАХ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 1953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以反官僚主義、反經驗主義為題材的劇本。主角瓦西利是「新時代」集體農莊的主席，在工作中他有過一定程度的成績，受過表揚；然而正就因為這樣，他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壓制批評，喜人奉承，什麼事情都是一把抓，完全失去了對新事物的敏感。後來經過農學家蘇和夫的鬥爭以及黨的教育，他才認識了錯誤。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1月北京初版 1954年11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2 印張：4

1—4,060冊 86千字

定價 4,000 元

登場人物

阿卡弗諾夫·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集體農莊主席。
愛卡傑力娜·戈力高爾也夫娜——他的妻子。

阿列克賽——他們的兒子，農學家。

高爾傑·斯傑潘諾維奇——瓦西利的弟弟。外交官。

斯傑潘·馬卡洛維奇·阿卡弗諾夫——瓦西利和高爾傑的父親。

蘇和夫·賽爾蓋·季米特里也維奇——農學家，土壤學家。

卓婭·高戈利娜——圖書館女館員。

達拉斯（奇意克）——集體農莊守夜人。

奧列浩夫·尼古拉·達尼勞維奇——區委書記。

郭若文·伊萬·伊萬諾維奇——集體農莊管理處委員。

庫茲瑪·尼基弗洛維奇——集體農莊會計員。

瓦尼亞·穆痕

馬麗亞·薩洛吉娜——年青的集體農莊莊員們。

尼古拉·史保洛夫

男女少年先鋒隊員們。

時間

現代

地點

莫斯科省區

第一幕

第一場

集體農莊主席的辦公室。寬敞而光亮的屋子，有着寬闊的窗戶，窗外展開一片現代鄉村的景色。牆是用奶油色的油漆粉刷的。掛着列寧、斯大林的肖像。在主席辦公桌的上面掛着集體農莊的「土壤圖表」，「工作隊工作圖表」，「牧畜業上升圖表」。長長的辦公桌上，鋪着綠色呢布。在牆角挨着書櫃子的小几上放着一個大的無線電收音機。辦公室裏非常清潔和整齊。看起來既認真又嚴肅。

合上靜場片刻。

一個高個子的年青小伙子走了進來。體格非常強健。他叫瓦尼亞·穆根。他邁着大步，嘴裏叼着紙煙，歪戴着帽子，看到屋裏什麼人也沒有，他準備走開，可是在門口和集體農莊圖書館女館員卓婭碰了一下，她是個身材不高的漂亮姑娘，年齡二十歲上下，有着一副快樂的、充滿熱情的眼睛和坦白的剛毅的眼色。她的手裏拿着書籍和報紙。

卓婭（和藹可親地）瓦尼亞，你好！

瓦尼亞

（惱怒地，意味深長地）卓婭·彼特若夫娜，你好！

卓婭 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不在麼？

瓦尼亞 您不是看到了麼！（向辦公桌那邊作了個手勢）

卓婭 可是他在哪兒？

瓦尼亞 （嘲笑地）總有個去處，不在這兒，就在那兒。

卓婭 瓦尼亞，你怎麼的了？爲什麼你這樣和我講話？

瓦尼亞 爲什麼你在牆報上使我在整個集體農莊面前丟臉？（惱怒地把門砰然一關，走了出去）

卓婭 （扭扭着）瓦尼亞，你真是個怪人！（走向辦公桌）

（電話鈴聲）

（拿起耳機）——喂，……瓦西利·弗傑潘諾夫不在家……不知道……我對你說，不知

道，……（停頓一下）尼古拉·達尼勞維奇，（即區委書記）請您原諒！我是高戈利娜……

是的，圖書館主任呀……他沒到莫斯科去，……他，大概下地去了……我一定轉告給他……再見。

（在卓婭說最後的一句話時，賽爾蓋·蘇和夫邁着快步走進了辦公室。他身材很高，年齡約二十八歲到三十歲，臉上帶着和藹可親的微笑。這個人內心好像有點焦急不安的樣子，他希求人們的信賴。第一眼看來，好像很天真，可是細心地觀察他一下，那就可以感覺到他是個有着堅強果斷的性格的人。蘇和夫沒有戴帽子，穿着夏季的衣服，褲腿塞入澱着污泥的長筒靴裏）

蘇和夫 卓婭，您好！

卓婭 （放下耳機）賽爾蓋·季米特里也維奇，您好！

蘇和夫 您在這兒作什麼？

卓姪 把這些書送給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

蘇和夫 他在哪兒？

卓姪 不知道。

蘇和夫 (環視四周，低聲地說) 卓姪……

卓姪 (用剛剛聽得清楚的聲音問) 什麼，賽爾蓋·季米特里也維奇？

蘇和夫 (低聲地說) 我們今天是不是可以會面？

卓姪 (低下頭來) 賽爾蓋·季米特里也維奇，不行。

蘇和夫 (苦惱地搖搖頭) 又是這句話！爲什麼不行，要知道，我不是在說笑話。

卓姪 (看着蘇和夫) 賽爾蓋·季米特里也維奇，僅僅在小說裏才有這樣的事：一個人因爲出差或者休養從城市裏來了，和一個著名的集體農莊女莊員發生了愛情……最後的結局是結婚。可是，第一，我不是著名的女莊員，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圖書館女館員；第二……

(沉默不言)

蘇和夫 第二是什麼？

卓姪 沒有什麼。

蘇和夫 沒有什麼？

卓姪 您不要對我這樣說話……我想求您……(低聲地) 我是這樣信任您，可是您……

蘇和夫（打斷她的話）可是我……我愛您，卓姪……

（卓姪離開原地跑向門邊，蘇和夫一面靠向桌子，一面用親切的眼光目送着她，然後以急速的步子跟着她走去）

（可以聽到幕後有汽車停住的聲音。瓦西利·斯傑潘諾夫·阿卡弗諾夫走進辦公室來。這個人有四十五、六歲，瘦瘦的，有着一副經過風吹日晒的黑黝黝的面孔。他的微微臃腫的、聰明的眼睛，看來有點譏諷的意味。他的外表很整潔，面孔刮得光光的。瓦尼亞·穆痕跟在他後邊走了進來）

阿卡弗諾夫（坐到辦公桌後，用兩手揉搓一下疲乏的面頰，瞧一瞧站在面前面的瓦尼亞）你爲什麼這樣糾纏我？像秋天的蒼蠅一樣。

瓦尼亞 您不願意聽我說完，只好請您自己讀一讀。（遞給他幾張紙）

阿卡弗諾夫 我不願意聽你的，也不想知道你寫的是什麼。

瓦尼亞 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這不但是關於我，而且也是關於您。

阿卡弗諾夫 呸，見鬼，往下唸吧！

瓦尼亞（紙拿在手裏，唸）「……集體農莊主席阿卡弗諾夫同志答應想辦法，可是什麼也沒

有幹。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伊萬·穆痕始終是那樣的遊手好閒，而且使得自己的整個的工作隊蒙受羞辱，可是我們的主席却躺在床上睡大覺。……」

阿卡弗諾夫 那是怎麼寫的？「躺在床上睡大覺」？簡直是胡說八道！啊！好吧，再往下唸。

瓦尼亞 「……並且縱容二流子和搗蛋分子」

阿卡弗諾夫 指的是你吧？

瓦尼亞 （冷淡地）大概是我，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繼續地）「我們通過牆報向阿卡弗

諾夫同志要求，給我們一個回答。」——「編輯委員會」簽署。（用疑問的眼光注視着阿卡

弗諾夫）

阿卡弗諾夫 （諷刺地）這就是說，整個編輯委員會要求我回答。即所謂，大家對一個？

瓦尼亞 大概是這樣，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可是爲什麼他們都反對您一個呢？（諷刺地）

這幫狗崽子！

阿卡弗諾夫 （若有所思地，凝視着瓦尼亞。寂靜了一會之後）是的，人們真變得無恥極了。

瓦尼亞 我也是這麼說嘛……

阿卡弗諾夫 一共有多少報紙：「真理報」「消息報」和我們區上的報……（岔開兩手）……

這還少麼……我真不明白，誰需要這個牆報，而且還要出四份……

瓦尼亞 （振奮起來）簡直是造謠專家。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

阿卡弗諾夫 你說的對，瓦尼亞。唉，這些造謠專家對我已經……已經是春天了，應當作活

兒，可是他們却寫起文章來了。

瓦尼亞 他們晚上不睡覺，寫文章。圖書館裏燈開到早晨，都在寫，寫……好像真正就是一

幫作家似的。

阿卡弗諾夫 你是說，在圖書館裏麼？……是這樣……可是卓娜現在在哪兒？你知道不？

瓦尼亞 剛剛還在這兒，現在她大概是在家裏。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

阿卡弗諾夫 （發脾氣地） 那末，你去把她叫來！

瓦尼亞 我就去。（很快地走了出去）

阿卡弗諾夫 （拿起耳機） 請接機器拖拉機站……你是彼特洛維奇麼？又是我，阿卡弗諾夫。

呶，拖拉機怎麼樣？……你不要耍滑頭，痛快點說：行，還是不行？……（稍停）我告訴過你了，現在我對別的集體農莊的事情不感興趣……不要打斷我的話，聽我說！完成了任務，那個時候麼，嗯，我才能參與別人的事情。眼前我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把拖拉機開出來……這就完了！（稍停）你願意告訴誰就告訴誰，你就是給報紙寫稿也沒關係：就說是一長負責制的集體農莊主席瓦西利·阿卡弗諾夫說的。（笑）給麼？……（停息）早就應該這樣，彼特洛維奇。

（瓦尼亞和卓娜進來。阿卡弗諾夫放下耳機，注視卓娜）

卓娜 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你叫我什麼？

阿卡弗諾夫 親愛的編輯同志，為什麼你在圖書館裏整夜開着燈？

卓娜 （機智地） 難道能够叫我們在黑地裏作社會工作麼？

阿卡弗諾夫 呶，好吧！告訴我，現在幾點鐘了？

卓娜 您招呼我來就是為這個事情麼？（看着掛在牆上的鐘）按您的鐘是九點，瓦西利·斯傑潘

諾維奇。

阿卡弗諾夫

(指瓦尼亞)

爲什麼你不問一問伊萬·穆痕，工作時間他在這兒幹什麼？爲什麼他不跟自己的工作隊一起下地？難道現在在村裏能够碰到一個女莊員麼？

卓婭

(雙肩)

要知道，我並不是集體農莊主席，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這時主席是您！

阿卡弗諾夫

(忽然坦誠地和快活地笑了起來)

這時？你是說，僅僅是這個時候麼？

瓦尼亞

(慌亂地)

我，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在這兒，不在那兒，是因爲……這個這個……編輯部……

阿卡弗諾夫

(嚴肅地)

請坐，編輯！寫吧。

(卓婭坐到桌子旁邊去)

(口授)「由於伊萬·穆痕和他同類的懶漢們的曠工行爲而在牆報上提出的批評，我以感激的心情表示接受……」

瓦尼亞

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您怎麼啦！

阿卡弗諾夫

「……穆痕來到我家裏，要求把牆報封閉掉，也就是說走上壓制自我批評的道路。……」

瓦尼亞

(驚恐地)

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您怎麼啦！我什麼時候也沒有想到這一層，這是您，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

阿卡弗諾夫 我不和你爭論。可是你和我商量過，說，出牆報是爲了造謠中傷。說過沒有？

（瓦尼亞默然） 嗯？

瓦尼亞 說了。

卓婭 我就這樣記下來。

阿卡弗諾夫 （生氣地） 這麼大的個子……什麼時候長點心眼兒呢？

瓦尼亞 （忍氣吞聲地） 這點與我完全無關……

阿卡弗諾夫 這怎樣叫作完全無關呢？十年制中學畢業了，再不願意繼續去學習；就答應你到集體農莊來工作。而你是怎樣工作的呢？真可恥！你牢牢地記住：集體農莊不是你的休養所。明白了麼？（對卓婭） 唉，和他解釋什麼。卓婭，你把聽到的都寫下來。我再加上兩句就簽字。

卓婭 （愉快地） 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我就寫。

瓦尼亞 （焦急不安地） 不，不！不要這樣，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您怎麼樣都行，只是不要叫我出醜。我去工作……好好地去工作……

阿卡弗諾夫 不行啦。我對於自己所講的話，是不讓步的。我們非把整個的情形都給你揭示出來不可，如果還不改正，就在全體會議上提出來拔除你，像由地裏拔除一根野草一樣！

瓦尼亞 （勉強地說出來） 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不要這樣啊。

阿卡弗諾夫（變緩和了）你不害臊麼？難道你沒有看見，四周圍的人都在作什麼？你的伙伴們都變成了英雄，可是你！……走開吧！我簡直再不想看到你。走開！

（瓦尼亞垂着頭走了出去）

（目光跟隨着他。然後，向卓婭眨眨眼，和藹地微笑起來）沒有什麼，他會改正過來的。

卓婭 是不是可以不用論文的形式？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

阿卡弗諾夫（意味深長地）你在報上也應當替我想一想。一句話，就是應該維護我的威信。

（眨眨眼並補充說）這時我是主席……雖然我容許有的時候也可以……稍許批評批評我。

卓婭（微笑）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必要時，我們連問都用不着問您。我們就寫出來畫出來。

阿卡弗諾夫（微笑）噯呀，你這個小蜻蜓兒！寫我……請寫吧！

卓婭（忽然想起）您看了今天莫斯科「真理報」麼？

阿卡弗諾夫 還沒有。（抱在懷）又怎樣？責罵了麼？

卓婭 相反地，在表揚，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也在表揚您。這兒，在第三版上……（指給他）

阿卡弗諾夫（心滿意足地噓）「『新時代』集體農莊的公有經濟」（眨眼向卓婭示意）可是你想

過沒有，他們把我們寫得很壞呢？

卓婭 他們寫到關於我們新的家畜欄……關於實驗室的房子……關於修理廠……什麼都寫了

……（發猜地）還寫着阿卡弗諾夫同志領導集體農莊領導得很好……

阿卡弗諾夫 你頂好是別作聲。我自己唸吧。（唸）您瞧，莫斯科「真理報」在表揚着我們，可是你，用自己的牆報在威脅着我們……

卓婭 （毒辣地）可是，那兒關於您却是另一樣的寫法……耽誤了春耕季節，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您唸呀！

阿卡弗諾夫 可是天氣是不由人作主的。土地也不管你批評不批評。老百姓說得對：「春天下一個星期雨——兩個鐘頭就乾；可是秋天呢，下兩個鐘頭雨——一個星期才乾。」在我們這兒碰到了相反的情況——春天啦，可是地不乾。你這位編輯，告訴我，叫我怎麼辦呢？！

卓婭 （聳肩）很可惜，瓦西利·斯傑潘諾維奇，我不是土壤學家。

阿卡弗諾夫 呸！算了，去吧！至於土地，無論怎樣我們自己會想辦法。你沒看見我的阿列克賽麼？

卓婭 沒有，沒看見。（走了出去）

阿卡弗諾夫 （拿起電話耳機）您給接乳牛欄吧！（站起來，望着窗外，繼續在電話裏說）怎麼樣？安

德列·巴夫洛維奇……好的……我就要……一定的……（忽然從窗外看到了誰，便打招呼）阿廖沙，到我這兒來！（放下電話機，誤報）

（阿列克賽進了辦公室，這個青年人有二十五歲。他很像他父親，而他的眼睛，也是那樣微微眯細着，